

溫泉店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人生在世 只有兩字 一字情 一字義

.....

手牽手 心逗陣 把握好時機 親像飛龍飛上天

棺材黑椅相對，茶几的身體是黑漆木質繞成一矩形，支撐桌面的轉角處已是圓弧形狀，沒有刺傷人的意圖，它中空掛著透明玻璃，從底下往上推，玻璃便與木几分家，平常零食或生理渣屑塵埃就在交界處堆積，直到板塊運動才崩落到木地板上，那木地板高乎地面約二十公分，以長條為紋路拼貼，那碎屑殘渣就繼續在木地縫隙積累，層層承受終至陳年。背對著紅閣斗¹的古正洋站在棺材椅上，他向著電視機，手握拳在嘴下，一邊唱著歌，一邊作片頭的拳腳姿態，打虎形拳。星期六晚上，電視台播《飛龍在天》續篇，第二百三十四集，昨天晚上玉紅阿爸被黑豹逼著服下斷腸散而死，今天有人哭、有人要復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戲很快就到盡頭。

電視機旁的護理床堆滿尿布紗布棉花棒碘酒針筒奶粉罐營養品。那上面已經很久沒有躺過人。人在正洋背後，面向紅閣斗左方的那房裡。裡頭也有一台電視機，播著一樣的情節。印傭思琪在竹編的行軍床上睡著了，耳邊傳來電視機裡拳腳相對的音效、老人很可能正聽著她聽不懂的異國語。

不過幾日，病軀一旁的映像管電視反覆播送飛機撞毀雙子星大樓畫面，影像裡人們已經分不清楚慘叫的聲響來自遠方還是自己。人形黑影從塔上墜落，老

¹ 供奉神明的神桌，台語文正體字為：尪架桌，ang-kè-toh。為強調其顏色，並依習音，改造字樣。

人是否闔眼不看，聞若罔聞，也分不清。此時雙子的另一樓早已黑煙竄起。一個時代標誌性的建物逝去，某種犧牲似，飛龍終於飛上天。

那是古正洋的編年開端。

在紅閣斗旁的房裏骨瘦嶙峋的病軀散發尿布發酵的氣味，混著優碘液、藥粉，安全而逼近死亡。搗藥盆裡還有一些碎屑，思琪將它倒進鼻胃管袋。身不由己。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他找不到太清楚的起點，與人類共同起源的身世之謎相同，都是在突然醒覺才開始發問，僅能不斷地逼近。古正洋記憶中與時間有關的編年都是從這房裡開始。編年之始，是二零零一年。

萬里隧道還沒通車，要經過野柳的那段，要與客運同過野柳磅空（pō ng-khang），要過磅空之前，海線會經過龜吼灣澳曲折與停等觀光車輛、山線會九彎十八拐，不管走哪條，正洋只管吐在那輛最終開了十八年的標緻老車的椅子皮上。沿路過來是面海的山路山坳，台電北展館之後是紅房子盔甲、車輛減容告示、近看才瞧著草丘掩護著核子機構，逼近城鎮，烤玉米還沒有人排隊，傳說細烤三層，秤斤販售，加不加辣。直到右拐彎入小坡，才見到金山阿嬤家，車子熄火。少爺睡眼惺忪，半夢半醒間，正洋被抱進屋裡，小鞋子一腳留在車上。

車是道新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個月薪水的一半而來。民國七十多年，營建業一畢業，月薪六萬餘元，玉市拿來標會²，買了台車，好省下通勤。兒子可以早點回家、常常回家。

² 又稱為互助會、標會、合會，一種小額信用貸款，具有籌措資金與賺取利息之功能。

編年起始的那房有一小窗，與車庫通。道新初牽來車子那天，就撞上門框，這也計入史料，玉市是從那裡小窗知道兒子拿新車撞喜了，這與新買的菜刀要小心切手同樣意思。要再烤漆的意思，與縫幾針相同。在車庫變作店面以後，那小口的用處變成少爺從房穿行到外頭的貓洞，那是正洋的小隧道，但這畢竟也沒很久，小孩總會變大人。

那房還有一隧道平時不開，裡頭堆滿換季衣物、床單被單、呼拉圈。在玉市的衣櫃最靠貓洞的那櫃，翻開那些堆置的物品，推開來到底就可以到達道新夫婦的房。在年輕夫婦與玉市這兩房之間共有有四道衣櫥，對開成八片衣櫥門。那門鑲酒紅皮，肚子吐司白，上頭有拼接木頭細紋。在無通道的衣櫥下方設抽屜三拖。正洋罰跪，跪在抽屜前，看著貼在牆上的「久久懲罰表」如唸經誦著，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五七三十五、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一六、六二十二……晴美說，這是久久才懲罰一次。正洋還是好帶的孩子。

古正洋跪在紅閣斗下。晴美要他收拾玩具，他不肯，拗起來又被罰了。他跪下來的高度剛好看見窗裡的幾個沙彌挑水，滿頭汗。在紅閣斗下有股非香非臭的氣息，他推想是陳年的香灰及塵埃朽木混雜的氣味。

與島嶼北方此地的關係從有來有往，到後來定著於此。這樣的過程反覆如滲透，這地的一切終於涓涓滴滴如冬日海岸的雨，灌浸正洋的身心，但那基本上都是成長裡的精神恍惚狀態，孩提時代的惺忪目色，真的要對屬於何方的地方認同意識指認，是覺醒之時如神諭，像是我說你是，你便是，如此神秘而堅毅。

所以，正洋他也坦白地說，這全是記憶含混，道聽塗說，十足不可靠。像是，溫泉五行是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水還要有土才能固形，藉此才好收金，源遠不盡。但這都是往後才清楚的，非一時半刻大徹大悟。

古氏一家子心思網鎖一地，終也水火來去二十餘年。一切要從水中火談起，事後正洋才知道，從台北至金山是急難火。因為童玉市日漸病重，頻頻跌倒而傷筋壞骨，序細不願坐下不管，玉市終只能以坐為強，於是臀接著椅成習慣，往後躺臥成了日常，至四肢不能動彈、屎尿不能自理，飯菜不能吞嚥，話語不能出聲，在少爺能通人事時，玉市就剩下眼皮能張闔。

「阿母，外頭今天生意真好耶」道新說。

「（睨眼）」玉市在貓洞的房裡知道，她都能聽見。

「阿母，今仔日有歡喜無？」道新問她身體或心情。

「（睨眼）」玉市在道新出去以後流目屎，只有思琪知道。

有張相片留下，是四五歲的古正洋拿著聽診器給他阿嬤聽診。就與打虎形拳的他一樣，他沒有一點力量要放施，玉市笑了。

玉市放施了全身的力氣，玉市才能笑。

玉市的患病歷程是一年後才確定是小腦萎縮症。

她呼吸困難，氣切延命，鼻胃飲食，嗆咳至命殞，不過一二年。

玉市長子道新推想，莫非這是收回扣的因果而來，起於玉市在做小姐時，基隆港務局任採買職。她自個到市場買菜，人們都知女孩子家裡有不少人要養，

刻意減了些價下來，讓她多帶些回去給仙洞養父母家，這卻引來猜忌與綿延的因果推想。



昭和八年，童家阿母賭博輸了女兒，自烏殼港抱乎仙洞巖的彼工，童阿爸不知相送，因為當佇海外走船。等到阿爸轉來台灣攏袂赴矣，伊怨嘆阿母胡來，竟因前頭生了三個男孩，想自己已足夠厲害，這終於有一查某嬰仔，不將查某作一回事。

船班馬上要開，事情已經定下，阿母說青暝仙講她克父佔權，應當送人。

仙洞巖養父母楊家是捕魚人家，家貧。楊氏妻在接下玉市之前，夭折了一女嬰，那時奶漲疼無人吸吮，傷痛更劇。玉市的嘴自己去找到了奶頭，接下了奶水，奶水辛酸，玉市嚎啼。

昭和十二年，玉市在仙洞巖的山丘嶺上與烏鼠、雞仔、阿親親遊戲。烏鼠、雞仔、阿親親是楊家血肉，玉市家裡做大姊，就算是血緣上跟誰不像，食一般米，成一般人，神情竟與楊氏妻相似。

穿著西裝的男人在巷口偷窺他們遊戲已經不知第幾回。玉市通人事，就已經發覺男人異常，面相醜陋，形狀詭異，可也不知道怎麼去說破。直到上學之前，玉市壯起膽，等烏鼠、雞仔、阿親親都走了，才質問男人。

男人原先不欲說明白，最後自己心疼，才一一說白。伊是走船轉來的童阿爸，來見送養的無緣查某团。玉市氣身惱命，彎頭就走，不願理睬阿爸有痛。

童阿爸將走私來的黃金提付楊阿爸，千交代萬交代，愛乎玉市上學，昭和十五年，入讀仙洞尋常小學校。



港務局稽核人員跟在楊小姐後頭。

魚市場的路潮濕，路邊堆滿保麗龍盒、塑膠袋。

他們其實也無需掩飾，政風的平日就不與行政小姐先生一塊上班。

女孩子掛港務局名牌跟採買小組上工，買的價就高了。

港務局稽核人員跟在後頭。又問了一次價。竟有這樣的事。

所以這會不會是種拿取回扣的方式？

市場還是自由的，那些市場攤販都說，是自願的。對待官員就喊高價似乎就是將歷來對國府那群人的不信任，這做得太明，官僚怎能夠放任這種事情發生？何況是個小學學歷的約聘僱的查某郎引起的。

「好一個甘願減價給那個住在仙洞巖的楊家養女。」稽核人員念給同僚聽。

在那個不久前將路過行人以鐵絲串手推入水裡的港邊城市，要暖那一家若干口，仍然是水裡走險取火。這不是一個容易賺食的時代。

於是，女孩家到了出嫁的年紀，養父母還捨不得支柱離家，這一拖，過了多少姻緣。最後媒妁給了山頂人、土性地的古進華。



四十多年後，採買小姐的長子競標港務局工程，標金估錯，以低於底標近二分之一的價格標到工程。

長子還想，做起來應該還是有機會的，哪裡知道遭遇工人偷料、監造苛刻，終究是倒貼三百餘萬走，全都回去了。母債子還？他心裡是這樣想的。

如今伊的阿母重病至此，亦是報應之一麼？她床褥爛濕，上過大學的看護菲律賓洛娜給她翻身，病更重以後，洛娜不肯再顧，接續的那個煮菜放鹽放成糖的印尼思琪也來幫忙翻身、翻身、翻身，防又生褥瘡，直到最後。

這是最慘的。

從好好一個人，到徹底一點動作都不能，卡床卡到死，玉市長子說道。

玉市沒有老人追憶的反覆囁語。

後來道新做了一個夢，那是他聽過很多次玉市的童年以後，碎片混積而得。

「天灰晦如暴風即將襲來，水勢未漲，身著西裝的鬍渣男人在峽谷溪水瘋癲大吼，這裡還算視野開闊，無人歌唱。濕身的女人埋伏在某處期待著行動。橋旁堤下的沙洲上，及肩長髮的男人奔跑在水邊。他說他儘管入海，可一定會與她生孩子。我才曉得，原來期待著的女人是我。往海岸前進，海鳥降落，鳴叫的是船，我要捉無聲的鳥，給我那未出世卻送養人的孩子的肚腹充實。」

店之所以開，是因山頂人古進華聽村長就在不遠那撞井取水，原來那旁邊還是日本時代以來村里燙雞毛的公器，不久前才因為公共安全的理由填上，村長新開業的溫泉店，客人有時也吞不下，只能排隊等著，村長於是打量古進華，問道你家離井也近，何不也撞撞看，屆時還能分擔客人，大家發財何樂不為？

古進華因此找來大象鑽井班鑽井。大象肉白肥胖，一嘴檳榔渣，讓他的臉色更顯白皙、唇色更加紅腫漲凸。其實他的志願在嘴上已經昭示，他想在無洞可鑽的時候，在這附近舞³一个香腸攤，因那香腸嘴有說服力。可當他才起念與古進華說，古進華直斥不可能，不會同意煙烏裊人家戶。大象就邊做邊吐檳榔渣在進華家中，工班垃圾到處丟棄，幾有如被轟炸過。所以在這支井之後的井都不是大象鑽的。

家裡有井有水，古進華又找人施泥水工，幾塊石英磚就築蓋起四五間小浴室，一人坐下還有空間，兩人下去勉強些。古進華以為抹漆能保護池壁池底，愛天空藍，就在水泥外上藍漆，卻沒想過水色灰白與海藍天藍失之千里。道新返家，見狀實在難耐，跟進華懟了起來，但料畢竟已經花下，老人家的事情就這樣罷。進華又想，既有水、有浴室，何不開張做生意？厝邊的村長就在一旁開店，村長的生意蒸蒸日上，但附近也沒其他人做溫泉，從大象班那裡聽來進華也弄了口井還有窟仔，就來遊說，自己吞吐不下客人，鼓勵進華也開張。於是進華也自立溫泉商號。

山頂人古進華不通經營，其資歷是年少在坪林茶山的山丘地帶替人除草推土，得來「開山機仔」名號，壯老後就在K城的陸橋下與人合夥開館推拿做拳頭師，憑著山裡嚐遍百草的經歷，推拿也兼捉藥煮藥，等同在市街裡秘密行

³ Bú，搞。

醫。他覺得自己是大善人，大善人不與人講究金錢價額，所以不管行醫、推拿，他從沒伸手管過帳數。溫泉這事不能不管帳數，那鑽口井的成本還是要顧計的。他找了大學生兒子道新回來，叫他來經營管理溫泉店，自己則避走 K 城，過他大善人的生活。

爾後，他在臭豆腐陳仔的酒攤上逢人說自己又墾闢一處產業，子子孫孫的事業，都是他的事業。在他一次騎機車摔傷頭部以後，他情緒躁變，那街口的瘋人仙才死不久，便竄他神識。要是需要說明自己為何在此飲酒作樂，他說是兒孫不孝，奪他事業，不會編故事的山頂土性地人，謫成一片難查的時空，意圖惹酒家女男同情，確有人上鉤，大善人從此不善，逐漸消失在古氏一家的視野裡。儘管如此，道新還是感念阿爸進華讓家裡大小糊口，可憐老後與家人疏離，這總難料。在進華失智以後，住進老人院，他仍週週見他。他還記得進華嚙氣嚙了一兩週，看護說老人褲底遺精已不保朝夕。最末，基於行政流程，老人院將斷氣的進華送去醫院急救，電擊蹂躪兩下，才宣告了結。

事實上，已經不確定哪件事情先、哪件事情後，港務局工程記帳失誤，蓋屋蓋成債台，道新開的營造公司宣布倒閉，有資力的雜貨店阿姑出力頂債，兼入股投資溫泉，作為支持兄弟重起所用。還好有阿姑。彼時，玉市病越發嚴重，結果都已如預料。這是當時一切「因緣際會」，現實力量將古氏序細回到北海岸。照顧病重的玉市，所有的經濟生活才重新開始。

開店時，道新近四十、晴美三十數、正洋三四。

又很可能並不是立刻到達島嶼北方的。

到達那裡之前，道新拚營造事業，晴美在忠孝東路開精品服飾店。

開服飾店做日本貨，是延續晴美父親在基隆的委託行生計方法，彼時來回日本多趟，正洋在五歲前也跟過四次，留下相片多幀，京都三十三間堂、琵琶湖畔、大阪海洋公園。直至道新開營造公司暫歇，去跑了幾個月的計程車，計程車也遇過人跑了不付車資。噢，道新不太記得為何開計程車。

服飾店租中止，才返鄉奉養病母老終。

因著這樣的事態，正洋通人事時，他對家屋的基本認識，是厝內當佇欠阿姑錢，開溫泉店是為得還債，都要再大一些往下問，才知曉港務局的失誤。他後來嗜讀傳記，學會了「家道中落」這個詞。

雖說年齡尚小，古正洋卻保有記憶。不過，人間的時間線性推進，於是終要遠離該時間，不管是古道新還是古正洋，他們都感受到記憶日漸磨蝕，這不知道是不是溫泉的作用。那段金山以前的時光，古正洋仍擁有些許殘留物，讓他去指認那個台北，他叨叨絮絮說過，台北的生活是夜晚的無名指清粥小菜、錄影帶出租店的「歡迎光臨、謝謝惠顧」播報聲，他成年以後經過科技大樓站，一間清粥小菜店的情狀忽然變成一道記憶的光影緊縮到他身上。那店雖然更名，但木頭地板高低層的配置完全沒變。

古正洋在台北的生活是腳踏車行駛敦化南路，在兒童座椅上，直到誠品敦南店的咖啡香喚醒少爺。他不時通行敦化南路，以共享單車取代自己的腳踏車；敦南誠品消失之前，還進去過幾次，歇業時文人雅士評論，那是台北藝文精神的死亡。

台北的生活是摩斯漢堡的鱈魚堡夾著的金黃起司片，這讓古正洋後來養成了在什麼地方吃早餐都傾向點魚堡蛋的飲食習慣，M速食也吃魚堡。

台北的生活結束了，童年才剛開始。古正洋說，儘管編年的開端是金山的，但他的記憶參與了千禧年前，最後一點點的 90 年代台北城市記憶。除非那都是他編造的。

都是基隆人，古家這支血脈直到此時，他們的認同沒有改變，只有正洋一人自認是金山人。這厝是玉市自移民加拿大的兄長手上獲得。但少爺的童年完全定著地開始，是從這厝營溫泉業開始。於是古正洋與溫泉店的情感，像是相偕成長。

「並無太多置喙溫泉店經營變革，它是我未有緣分的弟弟化身，因它成店之前不久，阿母流了弟弟，我於是有這樣感情追想」，正洋說，「近年阿爸阿母談要轉換經營，收拾溫泉一業，退休不做，我總是力持反對，這裡種種都是我手足，不可割捨。但總要曉得，這最後都是場空。凡所有相皆是……」正洋那麼說，因他想，也終究都要離開這裡。

道新說，喪怙丟業，且得溫泉淋灌，世事難料。未有全然失、全然得，想都是宇宙平衡。

那才開始古家在北海岸開設溫泉店的二十多年。